



# 序

我对“我的”这两个字一直很有感觉。

以前每次买 悦阅回来后，我总会在 悦阅壳上面写上我的英文名字，还加上所有格，表示这东西是我的，这样可以避免 悦阅借人后，借的人忘了那是我的 悦阅就死也不还。不过，这种事现在很少发生，科技发达让人们不太买 悦阅了，这几年甚至没有人来跟我借过 悦阅

在东西上写名字加所有格这习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，我很容易去划分这东西是不是我的，虽然落在我手上不见得会有好下场，但我会很坚持那个“我的”事实存在。



直到长大后渐渐明白，有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在上头写名字的，有些东西就算你写上了名字，也不见得真会是你的。

不过我更明白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有些东西你甚至不用在上面做记号，它一样跑也跑不掉。

就像彩票一样，你会中就是会中，不会中就是不会中。

而我……我现在对“星期二”跟“星期五”也很有感觉。



# 1

花园里永远有种清新的鲜草味，感觉得出一种生命力。

树丛后的墙外有张破旧的椅子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人遗弃在这里，正好可以拿来垫脚。

向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手脚不甚灵活地攀上长着些许青苔的墙。

这是她第一次爬墙，虽然眼前的墙比大人还要高，但这并不能阻挡她的好奇心。

搬来这里也有一阵子了，屋旁的臭水沟总是泛着让人恶心的味道，但是每到夜半，她总会闻到一股清香，经过多日的寻找，她终于找着了香味的来源就在



这道墙的后面。

墙的后面有几棵树长得越过墙外，她知道这道墙的后头一定有座花园，左想右想，似乎惟有爬墙她才能去一探究竟。

小手上沾了不少湿滑的青苔，脚下那张只有三只脚的破椅子也摇摇欲坠，像是撑不住她体重似的前后摇摆，但向虹不以为意，奋力将身体往上一撑，上半身越过了围墙，但接下来出乎意外的画面让她惊叫了一声。

她没想到墙那边也有人正要爬出来，两个人就这么眼对眼、鼻对鼻地险些撞在一块，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向虹只来得及尖叫一声，接着整个人就往后跌了下去。

“啊——痛……”

向虹捂着受伤的手脚极力忍住疼，却忍不住喊了声。

随后一个重物落地声引起她的注意，她转头看见一名高大的男子从地上站起身。



如果不是他身上的高中生制服，她还真猜不出他只是个高中生，他看起来不像只是个高中生，反而很有大人的感觉，尤其那一脸的桀骜不驯，让他看起来有点凶恶，但是他的脸孔长得算是很好看，这组合实在很怪，不过他的眼神看起来像是在警告她什么。

钟价炜没有上前查看她的伤势，反倒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跌倒在地的小女生，她一身的脏污，脸上和手脚有着明显的淤紫，那些伤不像是刚刚才跌下来而受的伤。

不过，她的眼神很特别，不像是一般小女生该有的眼神，她的脸上没有童稚的天真，却有着超乎她年纪的深沉，就算当场被活逮，她还是没有太多的恐惧显现在脸上。

这倒让他有了和她说话的兴致。

像在嘲笑她的不自量力，钟价炜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“你想干嘛？”

“我？没有啊。”向虹望了他一眼，她虽然没有什么坏念头，但是也不用向他全盘托出吧。



他指了指身后的墙，“你想爬到里头干吗？”

“你自己还不是从里头爬出来的。”

向虹可不吃他那套，以为凶就可以吓人吗？她可不是被吓大的。

她说话的口吻平淡，没有害怕，也没有急着要辩解。

“那是我家。”他脸上有着不可一世的骄傲。

“你家没有大门啊？干吗要爬墙？”哪个人出门还得用爬墙的？显然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“那你呢？你想爬到我家做什么？偷东西？”

“我才不是小偷。”这句话总算让她有了点比较不同的反应，向虹忍着痛站起来，虽然身高矮了他一大截，但是她的气势可不比他差，她才不做那种偷东西的蠢事，更不容许有人随便诬赖她，“我只是想看看里头有什么。”

“里头能有什么？”

眼前的小女生虽然当场被他逮着了，但是却没见她露出惊慌的表情，沉着的模样和她的年纪不太相



符。

“我闻到一种香味，想知道是什么花的味道。”

向虹解释着她的目的，但又觉得自己不用解释太多。

“花不就是花吗？”他一脸无聊的模样，“要不然你以为它还能长什么样子？”

向虹看着他沒有说话，眼前的陌生人怎晓得那是她臭气冲天的生活里惟一的香气来源？

她知道他的家境一定不错，围墙里那个鸟语花香的世界的确不属于她，但像他这样的人又懂得什么？

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，望着他脚上那双名牌球鞋，班上有钱同学也穿着相同品牌的鞋，像他们这种生活富裕的人，哪会理解她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人呢？

向虹脸上出现了不屑，但眼神却是黯淡的。

这时候，两名少年从巷口走过来。

“价炜，你在搞什么？我们等半天了。”阿慎一脸的不耐烦，瞥见一旁的小女孩时怔了一下，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冷淡极了。



“干吗啊？连小学生你都泡啊？”志灿看看她，再看看钟价炜狐疑地说。

只见向虹和钟价炜脸上同时出现“你是白痴啊！”的表情。

懒得理会他们，向虹头也不回默默地朝臭水沟的那头走去。

“那是谁啊？”阿慎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觉得她很奇怪，忍不住用手肘顶了顶好友问道。

钟价炜望了眼那单薄的身影，淡淡地丢出一句：“不认识的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在做十年计划，那小女生长大一定是美女。”

阿慎有着鉴赏美女的绝佳眼光，虽然她现在还小，但可以预期日后她一定会是个美女。

“对了，你老爸又回来啦？搞得还得爬墙出来。”志灿则是搭着好友的肩，三人一同走出小巷。

“别提了。”钟价炜一脸的厌烦，若不是老爸突然自美国返回，他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出门，只是……



那小女生，她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？



水好冷，她的手指都泛红了，这还只是秋天而已，过阵子入冬后，只会更糟。

向虹捧起一大盆清洗好的衣物，走向屋里。

“……我没拿钱养家？你看看我……我整天在外头忙进忙出，回来还得挨你骂，你成天只会不停地念，你烦不烦啊芽

还没进家门，就可以听见吵架的声音，酗酒的父亲又回来跟奶奶要钱了。向虹放下装满衣物的塑料盆，蹲坐在后门外的墙角，不愿意进门加入那场争吵中。

“爸……不要这样！”

小她一岁的向雪扯着父亲的衣角，苦苦地哀求着不要他再打奶奶。

“你打我！你竟然敢打我！”奶奶疯了似的大哭

大闹。

“打你又怎样？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帮。”

“我已经帮你照顾小孩了，你到底还要怎么样？”奶奶大叫着，“从小到大哪一次我没有护着你？但我老了，哪还能一直帮你善后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？”

“我要钱！”

类似的争吵大概会再持续半个小时左右，向虹呆坐着，她没有加入里头的战局，卷进去只会使情形更加混乱，奶奶哭、妹妹叫，加上父亲的大吼，千篇一律的家庭闹剧已经使她麻木。

她很清楚自己无力改变什么，只好待在屋外，听着家人的叫嚷，看着同样的剧情一再上演。

破碎的家庭使她的心情沉重，她甚至不知道笑的意义为何。在学校里她是出了名的独行侠，她的沉默成了被同学排挤的原因，好事似乎从来不会降临在她身上。

屋里传来摔东西的声音，一次比一次剧烈，好像



要借由破坏东西才能显示出自己所受的不公，而且越大声越好。

但那声音几乎要令向虹崩溃，她突然起身像疯了似的狂奔出小巷。

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——她想离开这里！

这一切对她来说太沉重了，母亲过世后，她和妹妹便被带到奶奶家，每次父亲回来，都是伸手跟奶奶要钱，要不到就一阵叫骂殴打，再不就是摔椅子、摔桌子，那些暴怒的声响把她的世界扯裂……

她多想就这么一直跑，跑到没有人可以找得到的地方，永远都不要回去那个充满肮脏和咒骂的小屋。

突然，一道强光照得她睁不开眼睛，一阵紧急的刹车声吓着了她，她来不及止住狂奔的脚步就撞了上去，整个人跌倒在地。

傍晚的天色昏暗，那道强光来得太突然，等她适应了强光后，她才认出了那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。

“找死啊！”钟价炜的口气很差。

他坐在车上，俯视着跌坐在地上的向虹。

“原来是你……”快一年不见了吧？钟价炜一眼就认出了她，她脸上的表情一点也没变。

向虹站起身，拉好学生裙，武装起自己的尊严冷冷地回望着他。

“这么晚了要去哪里？”

钟价炜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阵，穿着初中制服的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女人味，一头短发也长了些，没有经过设计师的巧手吹整，却有着一股专属于她的清纯俏丽。

只是看来还是单薄了点，像是风一吹就会倒，但在对上她强硬的眼神时，又觉得她可以照顾好自己。

拍了拍摩托车，钟价炜朝她做了个挑衅的表情。

“敢不敢跟我一起出去啊？”

几乎是没有考虑的，向虹挺着背脊接受他的挑战，举步走到他身边。

就在要跨上他的摩托车时，她想起自己穿着学生裙，不禁迟疑了一下。

他挑着眉像在问她怎么还不上车，“怕我把你卖



了吗？”

“我才不怕。”向虹忍不住回了句。

“那好。”钟价炜没有给她太多犹豫的机会，一把将她抓到身前，随即发动车子往前驶去。



风呼呼地在她耳边狂啸着。

这家伙骑车的速度总是这么快，两年多来，向虹已经习惯了坐在他身后，双手环抱着他，她并不想与他这么亲近，但只有躲在他背后才可以躲开强风的吹袭。

有些事一旦开始，就会莫名其妙地发展下去，钟价炜身边多了一个小女孩，哥儿们里没有人询问向虹的来历，反正问了也没人响应，久而久之，向虹就这么自然地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。

向虹不说话是个习惯，钟价炜不太搭理她也是个习惯，一开始还有人认为一个初中小女生和他们这群

已经上大学的大男孩在一起有些奇怪，但在见过向虹后，每个人满肚子的意见就吞了回去。

她有着和一般天真小女生不同的冷冽眼神，像是能看穿人的心意，甚至她不用开口，一个眼神就足够让人不自觉地后退两步，这倒是和钟价炜有几分神似。

他们这个小集团不算是个帮派，只是几个人经常聚在一块，久而久之就成了一股小势力，加上他们在各院校都是有知名度的风云人物，要聚集其他人的目光并不难。不过，或许是沉默的个性使然，如果不仔细注意，很少人会注意到向虹，她就像是他们身后背景的一部分，只除了当她坐在钟价炜的摩托车上，才会有人发现她的存在。

奇怪的是，除了向虹以外，没有别的女人坐过钟价炜的车，虽然没人开口问过，但其他人心知肚明，向虹在钟价炜的心里绝对很特别，只是那该称为什么，大伙又说不上来。

就读初三的向虹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她的皮肤白得



有些不可思议，一头乌黑的秀发，阵阵强风吹拂得她的两颊发红，让她冷淡的小脸出现了一点活泼迹象，但也仅止于此。

到了大家常聚会的咖啡厅，向虹依旧选择了属于自己的角落，就只是坐在那里当她的配角，从不主动加入其他人的谈话里。

“这趟回美国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玩的？”阿慎问着钟价炜。

每隔一阵子，钟价炜就会回美国一趟，钟家所有的事业都已移往美国，钟父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儿子的身上，自然对于儿子的管教会严厉些，只可惜钟价炜不太受教，一回来便像是脱缰野马，不受控制。

“老样子。”钟价炜一脸的无聊，丢出了几个小玩意到桌上。

“算你有良心，还记得要带礼物给我们。”

“咦，向虹的呢？”阿慎看了看，找着其中该是属于向虹的一份。经过这些年，他们几个人已经把向虹当妹妹看待，有什么好东西的一定也会算进她一

份。

“她的已经拿了。”钟价炜淡淡地说。

没有人注意到窗边的女孩粉嫩的脸颊出现了难掩的红潮。

今天还没坐上他的车，钟价炜就丢了一包纸袋到她手上，她明白这是他这趟返美帮她买的，就像之前他买的那些手表、皮包——那些看起来很昂贵，对于她却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东西——但她坐在车上时，悄悄的腾出一手伸进书包里，好奇的摸摸纸袋里装的是什么，却发现了那个令人尴尬的答案。

她当场羞得差点想跳车，但她只是略略地挪开两人之间的距离。

钟价炜居然送她女性内衣！

这真是让人尴尬得想跳车，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变化，但奶奶并没有注意到，也不可能帮她准备什么，没想到钟价炜居然注意到了。

他之所以会注意到，或许是因为他载着她时，她的胸部紧贴着他的背，这的确……越想越觉得尴尬，



向虹只得假装认真地注视着窗外往来的人群，小心地不去泄漏心里的慌张。

“没发生什么事吧？”钟价炜淡淡问了一声。

众人闻言，不禁面面相觑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没……没事啊。”阿慎不自然地说。

要是价炜知道他们带着向虹去打架，不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他们？说也奇怪，价炜应该是和向虹最亲近的人，可是那些打斗的场面他从来不许向虹接近。

只是这回事发突然，价炜不在，他们总不能丢着向虹不管，加上这几年来，向虹一点天分已经被他们几个训练出来了，一开始只是想让她学一点好用来防身，哪知道她学习速度很快；说真的，她的身手要是再练上个三五年，铁定不会比他们差。

“没事？”钟价炜的浓眉挑了起来。

“当然没事啊！”阿慎假笑着拍拍老板的肩膀，

“佑二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佑二是这家咖啡厅的老板，但年纪却和他们差不多，都是同一挂的伙伴。